



## 上學的路，好難走

学校への道、行きにくい  
The Road to School is Tough

蔡中涵 台灣原住民教授學會 理事長

**政**府實施國民教育已有50多年的時間，近年來又有專家學者和社會人士組成的教改會要求擴大實施九年一貫課程的國民義務教育，並且逐年挹注龐大的教育經費，95學年度的總教育經費就高達4,493億元。

在這同時，教育部以提供獎勵金的方式，鼓勵各縣市政府裁併小學校，在金錢的誘因之下1996年就裁併了499所小學校，到了2006年增加為566所，裁併的增長率為13%，績效「非常可觀」。教育部的理由是：學校的學生那麼少，不可能不計教育成本的投資，更何況，人數少，同儕的刺激少。

在這樣的成本觀念之下，原住民地區的學校所受到的衝擊最為嚴重。學校關門大吉之後，小學生須早早起來跋山涉水走崎嶇山路數小時，情況好一點的學校有校車接送。但是，遇到雨天，老舊的校車爬不上泥濘的山路，只好由家長騎機車送到山下，轉搭校車上學。對原住民的幼童來說，上學的路越

來越遠、越來越難走。

近年來，許多學者專家對原住民教育有不少很有水準的研究，也提出了不少的建言。但是，有兩個老問題卻始終無法解決，一是單親及隔代教養，二是中輟生不減反增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所涉及的層面不單是教育制度問題，而牽涉到社會福利政策與失業的問題。單親家庭的家長常要出遠門掙錢，家裡的情況大多是大小孩照顧小小孩，飲食起居不正常，身上時常可以看到二天前留下的污垢，媒體也報導孩子因沒吃早餐在學校餓昏的消息，此種景象真令人憂心。

人的成長過程中第一個社會化的場所就是家庭，社會化學習的第一個對象就是父母。小孩子對週遭事物知識之建立，是透過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與生活環境習得，因此，不健全的家庭如何培養健全的人格和完整的心智，到學校不是為了學習知識，而是因為有「豐富」的午餐可吃飽餐一頓，而這一餐也可能是一

天唯一的一餐。原住民的民族幼苗的學習過程一開始就不順利，欲培養其競爭力可說難上加難。

其次是中輟生問題。這往往是第一個問題的連續悲劇。小孩子到了國中，基本上已有獨立自主的行為能力，開始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把國小時期不愉快的生活經驗，好好的宣洩出來。因此，國中生輟學的比率遠遠高於國小的學生。

綜言之，國民教育階段的學業成就普遍低落，在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條件下，當他們跟一般學生競爭時，原住民學生要脫穎而出的機會可說是微乎其微。小孩子能夠從國民中小學順利的畢業就很不容易了，要他們也能通過升學競爭的重重關卡，又談何容易。原住民學生在國中小學階段就折損大半，高中又折損一些，要培養的高級知識人才就更少了。

要解決這兩個老問題，到目前似乎找不到立即見效的方法，主要是因為問題涉及的層面廣，加上教育主管單位，只想解決眼前的問題，比較有可看見的「政績」，而沒有

百年樹人的宏觀遠見。

話雖如此，我們還是可以有一番作為，例如：可以廣設公費的托育養護園。紐西蘭毛利人就有這樣的設施，在這個園地的一切佈置，就像毛利人的部落，一進入園地所使用的語言，及所聽到的話除了毛利語就沒有其他的語言，所接觸的也都是毛利人傳統的遊戲和玩具。也就是說，把學齡前的幼兒集中起來，親身體會毛利人生活環境的氛圍，實施浸淫式的教育。更重要的是，有專人可以照顧幼兒的生活，使幼兒們的身心能夠健全發展，也減輕父母親的經濟負擔，更能夠提供給單親家庭的幼兒一個安全舒適的庇護所，搶救不少民族的幼苗。

毛利人可以做到，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做不到，若不及時改善原住民受教育的情況，將來我們會付出更大的社會成本。

蔡中涵